

# 戎馬關山

## 蒙疆喋血記

(一)

● 陳建中

### 山西省內的三個政體

閻錫山離開太原駐節臨汾後，在政治上極力求新，對於山西省的軍政也全面作了新的佈置。成立了三個行署：第一行署設於晉東北——以王靖國爲主任，實際由宋劭文負責；第二行署設於晉西北——以趙承綬爲主任，實際由雷任民負責；第三行署設於晉東南——以孫楚爲主任，實際由薄一波負責。

同時擴充在太原時所成立的「決死隊」爲四個縱隊，第一縱隊薄一波、第二縱隊韓鈞、第三縱隊戎伍勝、第四縱隊雷任民；另外還成立了一個工人自衛隊以郭促一爲隊長，便稱爲山西的「新軍」（新軍重要幹部多數來自中共）。

可是，中共卻積極掌握了新軍，調動十八集團軍各部至山西及河北、山東各地，先後成立「晉冀察軍區」、「晉冀豫軍區」、「晉陝綏軍區」，並在這些地區，組成它的「邊區政府」，一切聽命於延安中共中央。

因此之故，在山西的境內，便有了三個軍政體系：

一個是國民政府轄下閻錫山所領導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與山西省政府；

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及其特務機關所指揮的漢奸偽組織「蒙古自治政府」德王李守信和他的兒子及其家族。

一個是中共與十八集團朱德總司令軍設立的「邊區政府」與各個「軍區」。

閻氏所謂的「新軍」、「犧盟會」以及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北等行政區，實際上也都逐漸變質，最後竟至演成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間的新軍背叛事件。山西由此便處於雙重夾攻之中，而敵我的對壘，更不斷造成這種局勢陷虛乘隙的擴張發展，並迅速延伸向華北其他地區。

### 我們決心深入敵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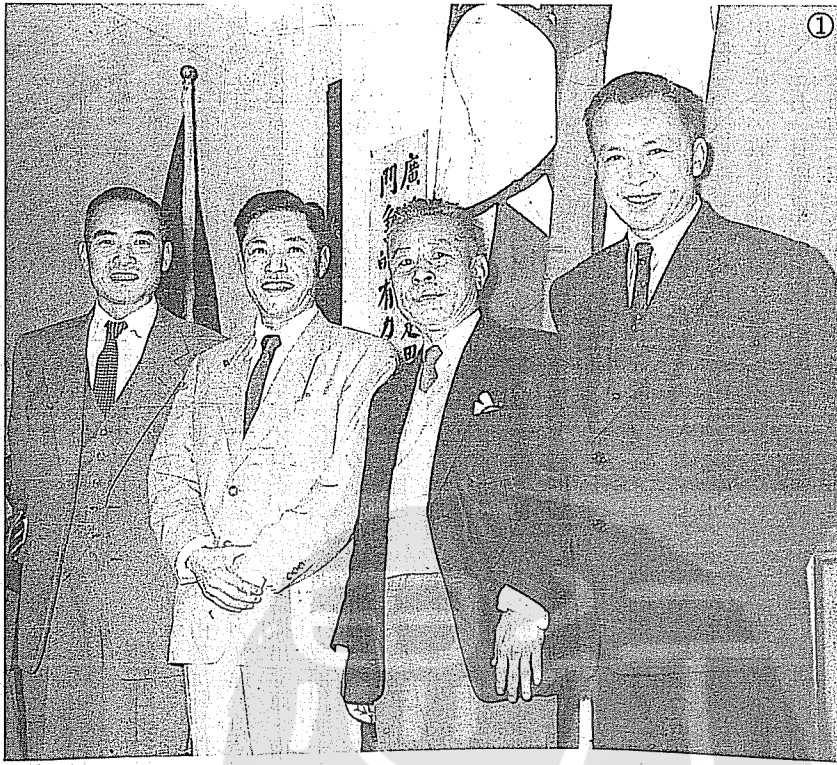
我們由太原脫險，經過了十二天的長途跋涉，受盡辛勞，才到達臨汾。這個古代唐堯的故都，原稱平陽，宋元時，曾爲北方文學的淵藪，雕版印刷盛極一時，與陽曲（太原）、大同，同爲山西的三大都市。

我們在此和所有各方退下的同志會合，檢討

數月來的工作，分析當前形勢，重新決定此後方針。同時晉謁閻司令長官錫山，聽取他的指示，也和臨汾的中央與地方軍政首長見面。

在那個期間，中央政府已由南京遷到武漢，幾位在中央的最好朋友，都希望我回武漢工作，他們並推請我的女友王×冰女士，親自趕到前方來勸促，但我最後的決定，還是留在山西，和幾個月來患難相處的同志，共同奮鬥。她在那裡住了十多天，與我難捨難分，最後懷著極度的悲傷回去，因此造成以後與我永訣！

可是山西的局勢是在不停的變質，我們親眼看到若干無情的鬥爭局面，閻錫山的「犧盟會」與「新軍」也在急劇變質。許多人都非常憂慮山西的前途，並對閻長官有所進諫，但他始終信心甚強。我也透過他的親信轉達我個人的看法，希望他提高警覺！在山西素有聖人之稱的趙戴文，當時名義上是山西省政府主席，亦曾多方建議，要閻錫山忠實追隨中央。他以後病逝於吉縣克難坡，臨終遺言在其墓碑與靈柩上書寫「中國國民黨黨員趙戴文」，對閻錫山最後表達其堅持一貫的立場。閻似亦有所悟，故在祭文中說：「壯志



①作者陳建中（左一）與梁寒操（右二）張炎元（右一）合影。  
 ②作者在蒙疆策反「蒙古自治政府」德王李守信（左）父子傾向重慶國民政府。



你未遂，我定繼你為，你歸我不痛，惟覺知音稀」。

我們鑒於山西情勢的激變，為策安全，特從部隊借來一部份槍枝，把晉北及察綏跟來的青年同志，全部予以武裝，還臨時設立了一個短期的訓練班。研討「當前政治」、「游擊戰術」、「戰地工作」、「群眾運動」等課程，後來即將這些人分派到晉東南及晉北。前者由李郁才負責，（李以後任立法委員，在台灣病亡）。後者由賀鳳舞等率領，前往晉北偏關一帶。

二十七年的新年，我們是在烽火遍地的晉西南渡過。二月，華北及山西各地的戰事，再趨激烈，中央重新調整並加強各路指揮系統，除仍以李宗仁指揮津浦線戰事外，並令湯恩伯指揮平漢線國軍，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協助閻錫山在山西作戰，指定十八集團軍朱德部擔任冀晉敵後游擊戰爭，胡宗南負責防守陝西邊區。

不久駐屯太原、平遙、汾陽、太谷各地之日本陸空軍又開始蠢動，沿同蒲鐵路南犯，我奉到中央命令，取道陝北，前往敵後。

三月一日臨汾失陷，第二戰區的各機關也疏遷到陝西的三原、洛川等地。第二戰區長官部則移往黃河西岸的宜川，（據說中央原指定為洛川，因與閻錫山百川之號有忌，故改在宜川）。嗣因日軍後撤，閻即開闢宜川東岸吉縣之山區，名為「克難坡」，率領第二戰區及山西省政府有關重要幹部，進駐該地，而在黃河上搭一便橋，以溝通宜川及大後方的連絡。閻氏在克難坡，每天親自勞作，早晚訓練，率領軍政同志，以最堅苦

的精神，重新作起，為以後收復山西，樹立根基，卅三年中外新聞記者團訪問克難坡與延安時，都對閻錫山的苦幹大為讚賞。

### 經西安延安到榆林

由於抗戰初期，日軍集中精銳的現代化裝備，全力猛進，迫使國軍在華北、晉綏各線後退，同時撤出上海、南京，敵軍也愈陷愈深。五個多月來，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雖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更不可數計。然而日寇妄圖迅速擊潰我軍主力，使中國不戰而屈的幻想，卻完全破滅。蔣委員長不但領導全國軍民，繼續持久抗戰，並昭告國民：「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抱定最後勝利信心，堅持抗戰到底（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并為國軍退出南京發表告國民書），同時最高統帥部於民國二十七年春，重行調整各地區軍事，第二戰區（山西地區），仍以閻錫山為司令長官。所屬戰團部隊則劃分為南北兩路：

南路軍 前敵總司令衛立煌，下轄第三軍曾萬鍾、第九軍郭寄嶠、第十四軍李默庵、第九十三軍劉戡、第十五軍劉茂恩、第十七軍高桂滋、第十九軍王靖國、第四十七軍李家鈺、第六十軍陳長捷及第十四軍團馮欽哉。

北路軍 前敵總司令傅作義，下轄第三十五軍（傅兼軍長）、騎兵第一軍趙承綏、騎兵第二軍何柱國、第十八集團軍朱德（共軍）、第三十三軍孫楚（直屬）、第三十四軍楊澄源（直屬）、第六十六師杜春沂、第七十一師郭宗汾（以上

均直屬）及新編第二師金憲章。

以上共計二十七個步兵師，三個步兵旅，三個騎兵師，尚不包括其他特種部隊及所謂「新軍」在內。

此時日本全國兵力共有五十個師團（以後擴充為七十個師團），除三分之一防禦蘇俄外，五個多月，已在中國戰場上使用了三十多個師團（原來妄想使用十五個師團，即使中國屈服），以致勢師遠征，士氣漸見不振，國際形勢也日陷孤立。整個中國戰區的形勢，陷於敵我相持階段，國軍重新調整各地軍事部署，各方展開對敵消耗戰略，軍心士氣更為昂揚。敵後的游擊戰，也進一步積極執行。在津浦線上，台兒莊之役，曾予敵寇重大打擊。山西地區衛立煌與中央軍亦分路向晉中及晉東南各地推進，繼續以運動戰攻擊由平漢、同蒲、正太各路南進之敵，有些地方形成敵佔城市，我佔鄉村，相互對峙。

傅作義自太原撤守後，所部即退晉西，統帥部調整各戰區防線，他便準備前往綏遠以西。我們工作團，面對如此複雜變局，不能不改變方向，經中央核准，改採敵後為主。所以，除已派陳國興、賀鳳舞率隊先赴雁北地區外，我與其他同志，也決定向北推進，繞道陝西，經延安前往榆林，再到晉綏邊一帶，與先頭部隊會合。

時間正是二十七年的春節，我在故鄉西安小住數日，竟無法回家，探視父母。適逢西安綏署（主任蔣鼎文）派出一輛大型汽車，送鄧寶珊將軍等人赴榆林開會，我們也分配同乘而往。鄧寶珊為西北名人，當時正發表擔任「晉陝邊區綏靖



① 朱德早年在共黨會議中作軍事報告時的神情。

② 朱德（右二）與愛人康克清（左三）和中共女幹部在八路軍前方總部合影。



司令」，因之過延安時，毛澤東及中共要員，都出面接待，我們一行，均有中央及軍事委員會名義，自然也同受禮遇。但以時間關係，只逗留了一日兩夜，那時正是國共合作的蜜月期間，一切氣氛，不像在山西那樣低沉，所有中共高級人員講話，都常常引用「蔣委員長說」如何如何，「中央政府命令」怎樣怎樣……延安的城門口，街道上，也可看到若干抗日的標語，但它們一般的設施，則與政府地區，迥然不同，處處顯示組織嚴密，黨權高於一切。男女老少，皆加入戰時編組，每個村莊都有崗哨，不能隨便通行。可是洛川至榆林綏德國軍地帶，都完全開放。盡管如此

華北、華南各地青年，因受媒體宣傳，仍視延安為「民主聖地」，由關中北上，沿途常見三三兩兩年輕男女，長途跋涉，前往陝北，且視其為「前進」，時髦……

我們一行離延安北上，在車上鄧寶珊有趣的講了幾句話，他說有人曾告訴他，到延安要「多叫同志，少問話」就會避免很多麻煩。

從延安至榆林途中，看到不少的古蹟，尤其位於長城旁邊的榆林城，這個歷史著名的古堡，是小學讀書時就常常嚮往的勝地。遠在秦漢時代，即為中國的邊防重鎮，秦始皇的長子扶蘇，與大將蒙恬，均曾駐守榆林，且埋葬於此，附近城鎮都大多與邊防有關（如安邊、靖邊……）。出榆林北門，便是一望無際的大戈壁，雄偉的長城，宛如一條飛龍，由西至東，蜿蜒穿過鄂爾多斯高原，橫跨黃河，經過晉、察、冀三省，直到東海之濱的山海關。登上榆林城頭，遠望四境，也

更感到這個古城的偉大，許多遺蹟都使人增加對先人經營締造的崇敬！

## 在敵後偏關大會師

我們在榆林一個多月，完成北上進入敵後的各種準備。全部十二人，一律武裝，並攜電臺一部，每人乘馬一匹，另駝馬兩匹，組成一個小型的輕便隊伍，於二十七年四月，很機密的離開榆林。高雙城軍長在我動身時特別贈了一匹叫「小紅駒」的坐騎，和一套適合於口外騎馬生活的皮衣。這匹可愛的馬，由此便成為我早晚最親近的伙伴，以後在戰場上並數度救我脫離危險。

我們所走的路線，曾經多方研究，最後採用一條鮮為人知并已荒廢很久的古道，由嚮導引領，從榆林北行越過長城，即進入綏遠省境伊克昭盟，穿過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沿長城外線東北行進，沿途均荒涼不堪，僅有模糊的駱駝蹄痕或騾馬糞便，可資辨認。一路攀山越嶺，忍飢受餓，行行重行行，使我不禁想到李頌「古從軍」所作的詩句：「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因為每天天明上路，必須遇到有人的地方才能「打尖」（吃飯），入暮也要找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才能宿歇。曲曲折折，前後費了八、九天時間，才抵達靠黃河邊晉綏陝三省交界的紅水溝——一個僅有數戶人的小渡口。遣回嚮導，正式歇腳吃飯。

這一條道路，原來多係私販來往，自中日開戰便無人利用。我們一行至此，下一步即設法渡過黃河，瞭解山西的情況。因為對面乃清水河與

偏關之間的大羅鎮，我們便要立即開始工作。在大羅休息兩日，饒倖很快連繫到北上的部隊，同時獲悉傅作義將軍，與騎一軍何柱國均距此不遠。第二天都互通音訊，傅作義知道我從後方趕到，非常高興，邀我與何柱國將軍在清水河境會面商談，那是一個相當隱蔽的小村莊會後傅作義並以米糕請客，可能因為眾多騎兵往返，目標暴露，當午飯快結束時，日寇的三架飛機突然來臨，它們發現大批的騎隊，立即開始輪番炸射，大家匆匆分手，傅作義行前指示，要我們向綏東及晉北推進，他與何柱國部隨即轉赴綏西五原臨河一帶。這是一次大的會師，也是我和傅自太原分手後最後一次晤面。我們各部隊都有損傷，人員馬匹并有走失，當天深夜，我與陳國興、賀鳳舞等舉行了一次簡單的會商，便整理隊伍，穿越敵人的封鎖線，潛往日偽軍後方和林格爾連夜輕騎趕到城的郝老二驛子，才稍事休息。

在這裡我們決定正式使用傅作義所編的抗日自衛軍名義（亦稱六路軍），重行編組隊伍，改為三個支隊，一個特務營：

第一支隊：賀鳳舞（原任大同及雁北地方團隊工作），以晉北隨來之青年為主幹。

第二支隊：楊星甫（原在晉綏軍任團長），以綏遠地方青年為骨幹。

第三支隊：周鳳岐（察哈爾省人，原在國軍任職），以察冀等地所來青年及所收容之國軍官兵為骨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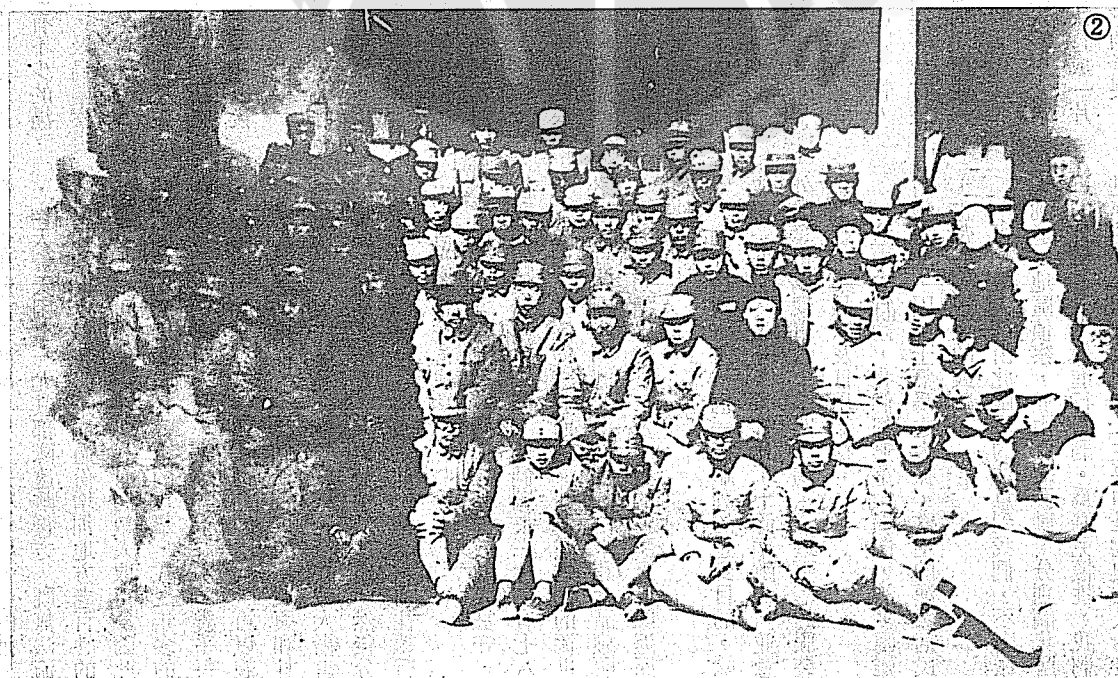
特務營：趙璉（山東人，原任國軍連營長），以晉南太原及其他省區來之青年為骨幹。





①民三十三年閻錫山（前排右六）與中外記者參觀團在克難城合影。

②民二十七年閻錫山在襄陵召開溫泉會議一瞥。



參謀長：季鵬飛（東北人，原任馮玉祥部高級參謀人員）。

政治部主任：陳國興（大同人，平綏路黨部負責人）。

副主任：李新華（江蘇人，大學教授，原在北平工作）。

情報處長：郭永平（河北人，中央所派，曾留學俄國，他是蔣經國的同學。）。

經理處長：賈蔚章（河北人，原任地方行政職務及鐵路工作）。

秘書長：張壽山（河北人，原在北大主持學生運動）。

電訊：張展明、陸思行（中央所派）。

這時，綏東及晉北一帶，正值大劫之後，各地既受日僞軍蹂躪，復遭亂兵匪盜劫掠，老百姓都藏避到深山之中，所有村莊，幾乎是十室九空，找不到一個人影。因之，我們的食住一切都發生困難，想了許多辦法，才慢慢聯絡，把他們設法找回，重整家園，同時進一步偵察敵情，瞭解日僞軍佈防狀況，最後決定：

- 第一、迅速展開地方工作，充分取得與綏東、晉北、察南各地人民的合作；
- 第二、收容散兵，清剿匪盜；
- 第三、瞭解敵情，乘虛進攻，打擊敵人；
- 第四、建立根據地，溝通與後方及中央聯繫

## 在內蒙古自治區出擊

「綏遠省」，原係蒙古地區，因滿清時期設

有，「綏遠將軍」駐守而得名。民國十七年才劃設為省。境內居民以蒙、漢為主，還有不少的滿、回、藏各民族人民。設有三市二十縣，及烏蘭察布盟四部六旗，伊克昭盟一部七旗，察哈爾右翼四旗，及土默特旗一旗。日本佔領後，即將察綏二省及熱河晉北各一部份合併，劃設為偽「蒙疆自治區」。以歸綏（改為厚和市）為首埠。以後中共控制大陸，也依日人方案略予變更，改為「內蒙古自治區」，包括綏、察、熱三省，及東北呼倫貝爾盟、錫林郭勒盟、昭烏達盟、烏蘭察布盟、巴彥淖爾盟、伊克昭盟，首埠仍設在歸綏，但改名為呼和浩特。大同及雁北各縣仍歸山西省，張家口，宣化及熱河之承德等地區，則劃入河北省轄範圍。

內蒙——這一個廣大的原野，是我們國防的最前線，也是游擊健兒最好的馳騁疆場。所謂：「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動見牛羊」。我們身歷其境，每天與數千健兒活躍於此，天高氣爽，勒馬山崗，遠望大漠山河，更與「胡馬南下久不歸，河山破碎一身微」之感！

四月的氣候，雖然已入夏季，但在塞外，早晚仍然有些寒意。不過卻是最好的牧馬季節，清晨出門，便可看見成羣的牛羊，滿佈山野，牧人騎在馬上，馳來馳去，偶而也可遇到穿著蒙古裝的青年男女，隨著羊羣在草地邊走邊唱，蔚成一幅最富詩意的畫圖，一個最美好的樂章。

我們這一枝小小的隊伍，自從進入綏東之後，由紅河地區開始，即與當地人民很快打成一片，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可是部隊的發展，

慢慢也引起許多問題，首先是糧食與彈藥的補充，一天一天困難。尤其部隊遠離後方，既無法適時取得補給支援，又不能過份增加地方老百姓的負擔，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有向敵人取得。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展開向日僞軍的攻擊，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我們與敵人大小戰鬥五十餘次，幾乎每五天至一週就有一次戰鬥。最初的兩次，可以說完全是為了「求糧」，我們在綏東的涼城與林格爾兩地，事先經過縝密的調查，偵知敵人糧倉的地點，防衛的情況，進出交通的道路，然後分由賀鳳舞與楊星甫各率領一部份輕騎，前往執行，沒有想到都非常成功。

在涼城方面因為敵偽僅有極少數的人駐守，當我們的輕騎半夜掩至，他們慌張一片，有七八個人死傷，其餘便棄城而逃。我們在居民的協助之下，打開糧庫，搬運了大批的白米和食品罐頭，還有長短槍十餘枝，及少數的彈藥又原隊返回根據地。

和林格爾一隊，也一樣順利的達到目的。除取得一部份食品外，還打死了十餘個敵人，並意外的奪得偽蒙軍六十多匹戰馬，及近百套的服裝、軍氈、藥品以及日用雜物。

這兩次行動，我們都無重大損傷，許多困難暫獲解決，因此士氣為之大振，當地的漢蒙居民，也都受到很大的鼓勵。

可是敵人卻由此嚴重的注意到我們，不斷派人到這一地區偵察，並由歸綏發動，分別調集臨近の日僞軍，準備進行圍剿。為避免犧牲，我們迅速的把部隊分散開來，主要的是繞向敵人的後



①

①民國二十七年閻錫山（右三）在晉西呂梁山行軍途中留影。

②民二十七年閻錫山（右五）在山西吉縣督戰，經獅子河時留影。



②



方便它完全撲空，然後找出機會，再予打擊。

那時晉北方面，由於敵人大軍南下，後方各地均甚空虛，大家決定由我與賀鳳舞、趙璉、郭永平等，精選晉北二百多個子弟兵，殺出虎口，經石玉、左雲，直到大同以南的山區，建立基地，並與察省及晉北的同志聯絡，加強當地工作。

另一路由政治部主任陳國興及第二支隊長楊星甫率領，經大榆樹、紅沙壩、豐鎮以北，到平綏鐵路的東面興和等地，作一次大的迂迴，待攻我之敵撤走後，再回到原來的地區，並準備進行幾次較大的行動，因為它是當時我們裝備最齊全的主力。

我們給予第三支隊的任务是保護電臺，連繫後方分別策應一、二兩支隊的活動。必要時，部隊後移到清水河、偏關一帶，配合地方民衆，肅



作者陳建中早年在戰地視察時留影。

清匪盜，及潛伏的漢奸敵諜，並設法與晉西北的友軍取得聯絡。希望使那裡成爲我們的臨時根據地。

## 蒙疆人民全面反日

我們所在地是幅原廣闊的內蒙，這裡聚居著

漢滿蒙回各民族人民，他們對於日本的侵略，都一致同仇敵愾，當時目睹敵騎縱橫，河山破碎，無不義憤填膺，當我們部隊到達時，他們均熱烈歡迎，一切工作密切合作，一部份不得已而投靠，或參加日偽組織的官吏，和蒙旗高級人員，也都派人來和我們聯絡。甚至被日人收編的偽軍，亦多暗中派人，願彼此配合，「互不侵犯」。在這個期間，曾有一個最有趣的故事，一位新經日本招撫的著名江湖人物李占鰲，號稱「綏東剿匪總司令」，駐於卓資山與豐鎮之間的各鄉鎮，多次表示願與我一見，並保證無任何惡意，倘我願到其位於豐鎮鄉間的總部赴宴，共商今後「抗日」辦法，彼等願接受一切號令。爲表示其誠信，並派該軍副總司令馬某到我們軍中爲質。因李在內蒙潛力甚大，當時並擁有六、七千騎兵（對外號稱九個師），幾經商議，最後我決定冒險一行，倘有不測，亦只有爲國犧牲。所以僅帶四個衛士，由一位著名的槍手郭京率領。另加我們的政治部主任陳國興，第一支隊長賀鳳舞，連我總共八騎，直趨李之總部。李占鰲是一個十足的「江湖好漢」角色，看到我們輕車簡從而往，執禮極恭，身著軍服，穿馬靴，並帶中將領章，所率重要人員，最少也有十個人都掛將級銜。他先請我檢

閱事先已擺好的騎兵部隊，然後設宴款待。酒過數巡，李即席起立致詞，坦然表白：

「本人爲大漢子民，絕不願甘心事敵，受萬世唾罵。今雖不得已而與日人週旋，幸蒙陳指揮官不棄，親臨指教，願一切聽從指揮，密切連繫，此後俟機配合行動……。」

這一篇講話，顯然曾經詳細研究，故強調現在「連繫」，將來「配合行動」，不料李之參謀長，看我乃一「白面書生」，在宴會中間假酒裝瘋，忽然拍桌大吼，我們隨來諸人，皆以爲此係李占鰲有計劃的發難。突然郭京擲出手槍兩枝，由隔室闖進，左手挾李，右槍指向其參謀長，喝詢：「這是什麼詭計？」全場均爲肅然，李占鰲究竟不失爲久走江湖的英雄人物，他立即起而笑言：「今日我們誠意歡迎陳指揮官，並非鴻門宴，參謀長失禮，我向各位告罪！」隨即向我深深一鞠躬，再面對郭京：「我想這一位保駕英雄，一定是我們久仰的郭京老弟，請先恕我失敬，願共乾一杯！」這個趣劇就此結束，李占鰲當日竟堅持隨行，到我們的部隊去住了一晚，大家插血爲盟，相互援助，絕不相犯。李並一再誓言絕對反日，可是李的行動立即受到日人的注意，連帶影響到德王李守信和他的兒子等父子兵傾向國民政府。不久就將李部繳械，李占鰲也失蹤，同時更增加日本及其特務機關對我部的注視，迅速調集歸綏、集寧、豐鎮、大同各處部隊，準備大舉「圍剿」。根據情報，敵人一個大隊，會同偽蒙軍（李守信）第九師，準備作一次大掃蕩。（未完待續）